

明清筆記叢書

焦氏筆乘

〔明〕焦竑撰



明清筆記叢書

焦氏筆乘

〔明〕焦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盛曉峯

封面設計 范嶠青

明清筆記叢書
焦氏筆乘

〔明〕焦 竑 撰

李劍雄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華書屋 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續頁2 印張14.5 字數290,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01—4,000

統一書號: 10186·621 定價: 2.30元

點校說明

《焦氏筆乘》正集六卷，續集八卷，明焦竑撰。竑又有《筆乘別集》六卷，見於明刻本《澹園集》題記，然未見傳本。

竑字弱侯，又字從吾，號澹園，亦稱漪園，生於明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年），卒於泰昌元年（一六二〇年），享年八十歲。他原籍山東日照縣，祖上在明初以軍功封副千戶，隸籍南京旗手衛，遂世為南京人。其父世襲祖職，為千戶。

焦竑自幼敏慧好學，做「諸生」（學生）時，他的文章和學問就出了名。泰州學派的學者羅汝芳（近溪）、耿定向（天臺）都是他的老師。耿定向在南京辦宏正書院，挑選十四郡名士前來學習，焦竑也在其中，並且擔任了「學長」的職務，可見耿定向對他的器重。

但焦竑在仕途上却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二十四歲（嘉靖四十三年）中舉，四十九歲（萬曆十七年）中了狀元，任翰林院修撰，遷升東宮講讀官。其間，大學士陳于陞曾推薦他領修「國史」。《國史》雖未修成，焦竑却以撰史的材料另外編成《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國史經籍志》六卷。另外還採輯歷代皇太子的模範事蹟，編成圖文並茂的《養正圖說》，作為明太子的教

科書。焦竑工作勤奮，為人又較正直，遇事敢言，因此，常常得罪他的上司與同僚。吏部左侍郎、東閣大學士張位（字明成）及東宮講讀官的首領郭明龍等人尤為嫉恨他。萬曆二十五年，焦竑任順天府鄉試副主考，張、郭之黨乘機制造流言，說他收受賄賂，營私舞弊，取士非人，並加彈劾。焦竑於是遭屈貶官。最初被貶為行人（禮賓司官員），隨即外放為福寧州同知。次年，值三年一次的地方官政績考核，焦竑又被降級。從此，焦竑棄官家居，日與摯友講學論文，著書立說。到了七十歲的高齡，焦竑又一度出任南京國子監司業，但也很快地卸了職。

在焦竑的摯友中，有進步的思想家李贄（字卓吾）和公安派文學家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李贄可以說是明代思想界中的一位怪傑。他本來屬於王學左派的泰州學派，與耿定向是朋友，但他強烈地反對程朱理學，反對封建專制思想，甚至敢于向封建時代最神聖的教主孔老夫子提出挑戰，大大地突破了王學左派的樊籬。因此，他遭到了包括耿定向在內的封建大地主、大官僚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和迫害，最終慘死獄中，但李贄始終未曾放棄他的觀點和鬥爭。耿定向雖然是焦竑的老師，但在李耿的鬥爭與辯論中，焦竑却給李贄以相當的同情，並且給予高度評價，稱李贄為「聖人」，「可居聖門第二席」；他盡力幫助李贄的著述和講學活動，如利用他自己的藏書，為李贄寫作提供資料，為李贄的著作審稿和撰寫序言，刻印出版等等。李贄死後，焦竑還為他編印了《李氏遺書》。總之，焦竑從精神上和物質上都給了李贄以

巨大的支持和幫助。後世的評論者多以為焦竑與李贄的接近，是由于他們都崇信禪學。其實何止焦李二人，明末士大夫都有喜好談禪的習氣，這只是一種客觀的情況和表面的現象。從今天看來，恐怕應更多地注意到李贄反程朱、反假道學的戰鬥的意義，以及焦竑對李贄的同情、支持和幫助所起的積極作用。雖然焦竑沒有像李贄那樣公開地站出來，以鮮明的態度去戰鬥，但是，他的支持，對於李贄之能堅持鬥爭，意義是很大的。而焦竑在官場中遭受冤屈和打擊、排擠的經歷，恐怕就是他對李贄之所以產生理解和同情的基礎。

焦竑的文章寫得很好，他是明代古文一大家，《澹園集》是他文章的結集；同時他又是一個有名的學問家。在明代學者中，以博洽無所不通而著名，楊升庵（慎）而外，當推焦竑。焦竑治學，第一個特點，是講學、讀書和寫作都非常勤勉、刻苦。《明史稿·焦竑傳》說他：「自未仕至家居，無日不講學。」他好讀書，但他年青時家裏無甚藏書，就多方借書閱讀，並親手整冊整冊地抄錄。明朱國禎《湧幢小品》記其事較詳。

焦竑治學的另一個特點是博洽貫通。他在思想上，基本上屬於泰州學派，而且他深喜老莊和佛教禪宗，但他「博極羣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淹貫」，且善為古文，「典正馴雅，卓然名家」。他學問涉及的范围，包括經學、史學、文學、哲學，以及宗教、博物、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目錄版本等各個方面。焦竑的著述很多，其主要著作有：《正續澹園集》、《國朝獻徵錄》、《國史經

籍志》、《易荃》、《老子翼》、《莊子翼》、《俗書刊誤》、《玉堂叢語》、《焦氏類林》、以及這部《焦氏筆乘》等。

焦竑又是一位藏書家。他收藏的書很多，而且多親自校閱、整理。親眼見過焦竑藏書的澹生堂主人描繪說：焦竑「藏書兩樓，五楹俱滿」，「一一皆經校讎，尤人所難」。焦竑死後，他的藏書，黃宗羲曾想買下，但未買成。可惜後來這些書竟都散佚了。

《焦氏筆乘》是焦竑讀書和講學的筆記。「乘」有史乘的意思，「筆乘」即筆記雜錄。《筆乘》所記的內容是很豐富的，從正、續兩集共十四卷上千條筆記來看，大約有這樣一些內容：一是古史記載的正誤，二是名物制度的考證敘述，三是文章詞賦詩歌的欣賞品評，四是古今人物的臧否，五是師友言論、事蹟的記敘，六是時事的記載，七是儒家經典的解釋及老莊、釋典教義的闡述，八是古今文字音義的考證，九是目錄版本之學的研究，此外，還有古代醫方的撮錄，金陵鄉邦人物、地方文獻的輯證等等。這一切，正反映了焦竑讀書和治學的廣博淹通的情況。

焦竑此書，雖只是一種筆記，但頗受後世學者的重視和被廣泛地引用。明末清初的大學者方以智（字密之）的《通雅》之中，就常引證《筆乘》之說。書中關於經史的訂訛，名物典章的記敘、研究，對於古書的考訂等等，都頗有參考價值。此外，有關當時人物的記載，有些內容已成為研究這些歷史人物的珍貴材料。如卷二《宏甫書高尚冊後》條，全錄了李贄親筆所寫的一篇

假借天台楊子之口自叙其生平 and 思想的重要文章。書中鄭重地記下這條內容，在當時就是對李贄的支持，對於後世，它則保存了一條研究李贄思想的重要資料。總的來說，《焦氏筆乘》是具有一定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

當然，此書也有一些明顯的缺點。例如，第一，論及儒家經典時，作者也會擺出一副道學家的面孔，而且常與禪家攪在一起，令人生厭。二是對佛學的記敘過多，有時像是一位宗教師在宣講教義。三是轉錄他書之文，記敘傳聞之辭，有時不免以訛傳訛，難避「膚淺杜撰，疑誤觀聽」之譏。如續集卷六記載治魚鯁方，竟敘述說：「以倒流水半盞，呼其人令應，吸氣入水，又面東呼「元、亨、利、貞」七遍，吸少許，即差。」完全是宣傳巫術，不足為訓。最引起他人非議的，是個別條目轉引他書，而未注明出處，也未加自己斷語，如正集卷一《周易舉正》等條，所以難免給人以口實，施加攻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譏諷地評說：「茲于萬曆中，以博洽稱，而剽竊成書，至于如是，亦足以見明之無人矣。」這是不公平的。其實，《筆乘》所引書，以及引用他人文章、言語，多數是注明出處的，少數未注，大約出之于疏忽，並非有心剽竊他人的成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輕易否定全書以及貶低整個明代學術水平，顯然是爲了顯示當朝的文治武功，其中不無文人相輕、學派偏見之影響，固爲陋習，不足與論。

《筆乘》的寫作，大約始于焦茲早年讀書講學之時，偶有所見，隨即記錄。其書最早的刻本，

在萬曆八年（一五八〇年）刻成，但僅有數卷。刻書的人，據稱是焦竑的「友人」。李贄《續焚書》卷一《與焦弱侯太史書》中，曾提到「日者如真寄給《筆乘》二冊」，極可能便是此次刻本（晚年刻本，李贄不會見到，且恐不止二冊）；如真姓李名登，是焦、李二人的至友，或就是所稱的「友人」，至少與此書的初刻初印，有某種關係。但在初刻時，焦竑還有許多筆記的原稿未曾收入；後來，他還陸續增寫了許多條目。可惜這些原稿，在焦竑從北京被貶官到福寧州同知任上時，竟散佚了十之五、六。直到二十多年以後，萬曆三十四年時，全部正、續兩集《焦氏筆乘》，才由其學生謝與棟刻印發行。全書包括初印本在內，共十四卷，這就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萬曆八年刻本則未見到過。然就筆者所見到的北京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藏的幾部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而言，《筆乘》正、續合集在當時就已印行過幾次，這從一種藏本的錯字、脫漏，在另一藏本中已被改正補齊的情況中可以看出來。

關於此書卷數，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及今通行本俱作正集六卷，續集八卷，《明史·藝文志》著錄則為二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存目》又僅錄八卷。這種情況，大約是因為他們各自見到的刻本不相同之故吧？

今世流行的《焦氏筆乘》版本，主要有清末《粵雅堂叢書》本、《金陵叢書》本，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編印的《叢書集成》、《國學小叢書》中，也收有此書。《粵雅堂叢書》本、《金陵叢書》本與

《叢書集成》中收錄本之間稍有異同，它們與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相比較，異同之處又比較多一些。例如《粵雅堂叢書》本及其它幾種版本正集卷六末脫落《食河豚方》一條，續集卷八末，「低徊」二字之後，脫「甚……髭鬚」二十八字及《金陵人物表》數頁，而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獨全。還有一些異同字，有的是後來刻本刻錯的，有的是明刻本原已差錯而後刻本改正了的。還有一些是避諱字，如「胤」諱成「允」，「玄」諱成「元」，「弘」諱成「宏」，俱爲清人刻書時避本朝諱而改。

這次校點，以比較易得的《粵雅堂叢書》本爲底本，校以明萬曆刻本及《金陵叢書》本等版本，補全脫漏之處，校改了錯字，改回避諱之字，並加新式標點，以期便于閱讀。錯誤之處，敬希讀者指正。

李劍雄

一九八一年九月

焦竑自序

曩讀書之暇，多所劄記。萬曆庚辰歲，友人取數卷刻之，餘藏巾笥中未出也。迨牽絲入仕，隨所見聞，輒寄筆札。尋以忤權見放，奔迸之餘，不皇檢括，散軼者十有五六。頃臥園廬，塵埃漫漶，不復省視久矣。筠州謝君吉甫，見而惜之，手自排纒，並前編合刻之，以付同好。

余觀古今稗說，不啻千數百家，其間訂經子之譌，補史傳之闕，網羅時事，綴輯藝文，不謂無取；而膚淺杜撰，疑誤觀聽者，往往有之。余尚欲投一枝於鄧林間哉！願國家之典制，師友微言，間有存者，當不以余之鄙而廢之也。在覽者擇之而已。萬曆丙午春日焦竑書於所居之忻賞齋。

焦氏筆乘目錄

自序

焦氏筆乘卷一

仲脩勸讀論語	一
屢空	二
不改其樂	二
聞一知十	二
有若無	三
申根	三
騶虞	四
尚書古文	五
納言	六
周易舉正	六

目錄

聞塞書

子夏易說

飛遜

家食

不事王侯

希夷易說

佛典解易

禽獸可互名

朋當在東押

士衡詩誤

咎繇鍾繇二繇同音

敖誤爲教

一

觚……………一三

五行傳……………一三

二疏贊誤……………一四

印文之誤……………一四

太誓總德……………一四

漢官名……………一五

人參贊……………一五

鶴頭書……………一六

太白詩誤……………一六

韋莊詩……………一六

一練……………一六

赤族……………一七

禿節……………一七

公冶長……………一七

左擔……………一八

盜竿……………一八

食貨志引孟子……………一八

惠淨衍莊子……………一九

消搖……………一九

堯夫詩似莊子……………一九

綠竹……………二〇

日食……………二〇

黃牛峽……………二一

煮白石……………二一

論性(三條)……………二一

深衣……………二二

一錢……………二三

柏舟……………二三

采葛……………二三

八蜡……………二四

不識一丁	二四
賣文爲活	二四
隕穫	二五
師古注誤	二五
束脩	二六
詩用坐字	二六
月出	二六
夷門歌	二七
纏讀如戰	二七
岳武穆詩	二七
杜詩重用字	二八
就用薛璩語入詩	二八
七始詠	二八
召康公	二九
老安少懷	二九

匏瓜	二九
子桑伯子	三〇
子庸說孟子	三〇
桑穀	三〇
誠明	三一
宗廟廡庫	三一
服制考詳序	三一
孔氏不喪出母(二條)	三一
師不制服	三二
五百弓	三二
濁古音獨	三五
鳥工衣	三六
盡心	三六
文帝書	三六
摩詰逸詩	三六

焦氏筆乘卷二

隨誤改隋……………三
 角里……………三
 爾雅……………三
 成心……………三
 佛典解莊子……………三
 向秀莊義……………三
 向秀注多勝語……………三
 外篇雜篇多假託……………三
 文中子……………三
 黍離降為國風……………三
 紀傳自相矛盾……………三
 徐廣注誤……………三
 周破胡……………三
 鄭侯……………三

孫叔敖……………四
 陳仁子不知文章賓主……………四
 年月抵牾……………四
 張祿……………四
 史記多為後人殺亂……………四
 史公權衡……………四
 史公疏漏……………四
 漢書真本……………四
 伊川評班馬……………四
 匈奴傳贊……………四
 漢職官與今制多同……………四
 古今人表(兩條)……………四
 白馬盟……………四
 煮棗……………四
 薄昭書……………四

國史二百石及比者	三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五
六尚	五
稟街	五
兼稱代魏	五
崔浩受禍自有故	五
鄂不	五
沐猴	七
平仲君遷	七
神農黃帝皆作易	七
太極	八
耐金	八
荔枝	九
昆明池詩	九
昆吾御宿	九

悲五子詩	六
懷五子詩	六
宏甫書高尚册後	六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六
馬端臨論詩序不可廢	六
荆公學史記	七
八司馬	六
揚子雲始末辨	九
戒殺生論	七
焦氏筆乘卷三	
知天說	七
王先生	七
董先生	九
經筵面奏	八
花信風	八

霜天曉角詞	二二
銅瓶詩	二二
評杜詩	二二
古詩無叶音	二三
營魄	二四
銅柱	二五
石留	二五
我朝兩木蘭	二六
子京用漢書體	二七
屬負茲	二七
地中	二八
笏制	二九
莫雁	二九
六尺	二九
夷齊	二九

孟子非受業子思	二二
集義義襲之辨	二二
踐形	二二
追蠡	二三
出生入死(兩條)	二四
吳越改元之證	二五
通鑑誤認漢紀	二五
史通	二六
史通所載史目	二七
世說注所載史目	二九
淮西碑	二九
諱辯	二九
楚詞逸句	二九
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	二九
子虛賦	二九